

# 《射鵰英雄傳》中的梁林故事

金庸文化大家談

系列十

黃紹成

梁羽生先生在〈金庸、梁羽生合論〉中說過：「金庸的故事是有藍本的。」大家熟知的小說對聯「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中之「碧鴛」，就是指梁思成和林徽因這一雙懷着碧血丹心，為國為民的學者鴛侶。以往我不明白為什麼金庸會為角色的坎坷遭遇而黯然神傷，淚濕稿紙。現在明白了，因為他寫的皆為「真人真事」。

金庸曾撰文談論中國文化裏的聯謎、字謎；而他亦運用了兩種手法來設計《射鵰英雄傳》中的啞謎。這兩種手法之中，較常使用的是「倒轉」，主要運用在角色名稱和武功配置上，而另一種手法就是「合而為一」。

其實，金庸已幾番暗示破解謎題的方法。最明顯的，是黃蓉戲弄西毒歐陽鋒，誤導他逆轉經脈修煉《九陰真經》武功這個情節。相信此刻大家仍然難以接受這個事實：歐陽鋒被黃蓉刻意誤導之後，竟然能夠修煉至武功天下第一。但若拒絕承認「倒轉」是金庸構建小說的最重要手法之一，那便絕對無法破解謎團。

金庸又如何暗示他用了「合而為一」這個手法呢？這就再簡單不過：郭靖施展「一箭雙鵰」的絕技已表明一切；並且不止於此，老頑童周伯通傳授武功「雙手互搏」，說明是身體裏面有兩個人。這不就同樣是「合而為一」嗎？說到這裏，相信大家都會想到黃蓉烹調古靈精怪的「二十四橋明月夜」、「玉笛誰家聽落梅」和「好逑湯」，均是以「合而為一」和「倒轉」兩種方法做出來的。

梁林兩家與金庸家鄉海寧，原來還有鮮為人知的緣分。林徽因、梁思成和徐志摩之間的前塵往事，現今仍然為人津津樂道。林氏祖籍福建閩侯，徽因祖父林孝恂是晚清翰林，曾出任海寧知州，政績卓越，受人敬仰。他亦曾資助金庸的表姨丈蔣百里到日本留學。林徽因生母何氏是嘉興人，那麼黃藥師之所以是浙江人，其原因便有跡可尋了。梁啟超多位入室弟子，包括徐志摩和蔣百里皆為海寧人。

當大家得悉上面種種，再循其脈絡追查，就

自然會發現《射鵰英雄傳》的故事，是依據梁思成和林徽因的生平推展出來的。《書劍恩仇錄》故事出自海寧陳家的傳說，而《射鵰英雄傳》亦是源出海寧一地的。

本人從二〇一八年起刊出拙作《射鵰解謎》。這幾年間，我在這專欄裏已經將小說各個章節與梁林的連繫——剖析過。這些章節包括〈三道試題〉、〈千鈞巨岩〉、〈密室療傷〉、〈鐵掌峰頂〉、〈從天而降〉；此外，郭黃鎮守襄陽，以及黃蓉逼人抬轎等情節，都是取材自梁林的生平事跡的。

大家應當特別注意〈鐵掌峰頂〉這一回。金庸之所以寫郭黃在鐵掌峰找到《武穆遺書》這個情節，其實是要暗中寫梁林決意要到山西五台山找尋「佛光寺」，藉以打碎日本學者認為中國土地上已沒有唐代木構建築的謬論這件事。從這件歷史大事，可以看到梁林以理服人的氣度，比以武力克敵更令人敬佩。

這裏還要介紹幾個殊堪玩味，而又與梁林事跡有關的，大家卻未知其因的事物。其一是郭靖的小紅馬，其實小紅馬是暗指梁思成的美國哈利大衛遜電單車，其二是貂裘大衣，這件貂裘大衣其實是暗指林徽因穿着的時尚皮革。其三是伴隨郭黃的一雙白鵝，這雙白鵝，其實是暗指梁林兩位美國白人知交費正清夫婦。

梁林與金庸之間千絲萬縷的關係，這真是一個永遠沒法說完的故事。

我祈盼大家都能感覺得到金庸對梁林的敬慕。梁林主導設計國徽，參與規劃人民英雄紀念碑。他們對中國建築藝術歷史的研究和維護，已向世人宣示了中華文化之博大精深。這樣的平民英雄，難怪金庸要銳意為他們立傳。從今以後，我們向外國人推薦金庸小說，要聚焦在傳統文化之上，要展現中國人的藝術素養，方為正途。

作者為灼見名家專欄作家



黃紹成

## 林紓



白話文人物志  
李春陽

一八九八年裘廷梁發表《論白話為維新之本》之際，一個偶然的機會，不通外文的林紓與友人王壽昌合作，以文言翻譯了法國作家小仲馬的《巴黎茶花女遺事》，風靡一時。

通外文者口述，擅文字者筆受，這樣的合作常見於早期翻譯佛經。林紓在接下來的二十年間，出版了近一百八十種「林譯小說」，莎士比亞、笛福、司各特、狄更斯、塞萬提斯、巴爾扎克、雨果、托爾斯泰、易卜生、斯托夫人等，通過林紓的古文翻譯，首次為漢語讀者所了解。「恨余無學，不能著書以勉我國人，則但多譯西產英雄之外傳，俾吾種亦去其倦敝之習，追躡於猛獸之後，老懷其以此少慰乎！」

當時商務印書館給林紓開出的稿酬是千字六塊大洋，包天笑這樣的鴛鴦蝴蝶派暢銷書作家，千字大洋兩塊。魯迅、周作人、胡適，甚至年紀更小的錢鍾書，都是林譯小說的忠實讀者，其影響不止於一代人。胡適認為，古文的應用自司馬遷以來，從未有如此大的成績，林紓替古文「開闢一個新殖民地」。施蛰存認為「他首先把小說的文體提高，從而把小說作為知識分子讀物的級別也提高了」。

林紓生於一八五二年，字琴南，號畏廬，福建人，三十一歲中舉，四十六歲發表《閩中新樂府》，效法白居易，改良古詩。胡適曾說，「林先生的新樂府不但可以表示他文學觀念的變遷，而且可以使我們知道：五六年前的反動領袖在三十年前也曾做過社會改革事業。我們這一輩的少年人只認得守舊的林琴南，而不知道當日的維新黨林琴南。只聽得林琴南老年反對白話文學，而不知道林琴南壯年

時曾做很通俗的白話詩，——這算不得公平的輿論。」

錢基博說，「當清之季，士大夫言文章者，必以紓為師法。遂以高名入北京大學主文科。」隨着陳獨秀的《新青年》創刊，白話文運動興起，章門弟子紛紛進入北大，面對留學西洋和東洋的新派人物，論勢而不論理的新潮壓力日益強大，林紓作《答大學文科畢業諸學士序》勉勵其「諸君力延古文之一線，使不至於顛墜。」

林紓亦是近代有成就的畫家和「興女權，倡女學」的先驅。他性格狷介，善拳劍，薄功名，任俠氣，袁世凱復辟時，徐樹錚請林紓以「碩學通儒」身份參政，實際是要他為「洪憲皇帝」捧場，被嚴詞拒絕——「請將吾頭去，此足不能履中華門也」！此語擲地有聲，非尋常讀書人可比。

林紓晚年「長日閉戶，澆花作畫」，「十年賣畫隱長安，一面時賢即瞻寒。世事已無清白望，山人寫雪自家看。」

一九二四年十月林紓去世。其《留別聽講諸子》詩云：「任他語體訟紛紜，我意何曾泥典墳。鶻朽固難肩比席，殷勤陰愧負諸君。學非孔孟均邪說，話近韓歐始國文。蕩子人含禽獸性，吾曹豈可與同群。」

周作人在《語絲》撰文，認為林紓「在中國文學上的功績是不可泯沒的」，百餘種林譯小說，令「我們趾高氣揚而懶惰的青年，真正慚愧煞人」。

林紓自謂「五十以後，案頭但有《詩》《禮》二疏，《左》《史》《南華》，韓歐之文，此外則《說文》《廣雅》，無他書矣」。



英倫漫話  
江恆

今年三月，一部以真人真事改編的電影《巴爾的摩》在英國上映，對於年輕人來說，影片離奇的情節令人難以置信，但對於年長者，勾起的卻是五味雜陳的回憶。該片以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北愛爾蘭的動盪歲月為背景，女主角的原型是英國貴族富家女羅絲，達格代爾，她生性叛逆，不僅加入武裝組織愛爾蘭共和國，還參與爆炸英軍基地的行動，成為轟動一時的人物。為使電影貼近真相，導演對這段歷史進行深入調查，力爭還原事件的來龍去脈，並細膩地刻畫她那複雜矛盾的心路歷程。儘管劇情跌宕起伏，但現實中達格代爾的人生遠比電影精彩，她的一些所作所為至今仍缺乏合理解釋。

一九四一年，達格代爾出生於英國德文郡一座佔地六百英畝的大莊園，她的父親埃里克·達格代爾貴族出身，是倫敦勞合社的股東，她的母親卡羅爾就讀於斯萊德藝術學院，與作家兼文學評論家麗貝卡·韋斯特是密友。由於家境富裕，她度過了幸福的童年。儘管如此，逐漸長大的她展現出叛逆性格，開始厭倦這種有錢人的生活。一九五八年，十七歲的達格代爾被選中觀見伊麗莎白二世女王並行屈膝禮，但她很不情願，最終與父母達成協議，條件是同意她進入牛津大學學習哲學、政治和經濟專業。六十年後，她回憶這段經歷時說，這是一個可怕的交易，「你被當作商品出售」。

正是在牛津大學，達格代爾接受了左翼政治並首次成為新聞頭條。一九六一年，她和另一名學生女扮男裝，混入當時僅允許男性參加的牛津聯盟辯論社，由此引發的女權主義浪潮，使該禁令於一九六三年終結。畢業後，她在美國獲得哲學碩士學位，論文是關於二十世紀最有影響力哲學家之一的維特根斯坦，並在倫敦大學獲得經濟學博士學

## 別樣人生

位。在之後動盪的年代，她積極參與政治活動，還賣掉自己的房子（今天估值超過一百萬英鎊），連同繼承的財富全數捐給了倫敦的窮人。在她去古巴旅行時，結識了英國左翼工會組織者沃利·希頓，後者鼓勵她走上支持北愛爾蘭獨立的武裝鬥爭之路。她參與的一系列行動包括：劫持一架直升機向北愛爾蘭英軍基地投下炸彈裝置；在格萊納軍營外引爆威力強大的新型炸藥，造成十餘名英軍士兵傷亡；炸毀倫敦波羅的海交易所及周圍建築物，造成三人死亡及八億英鎊損失等。

到了一九七三年，達格代爾和夥伴從她父母的德文郡家中偷走了價值八萬英鎊的珍貴畫作和藝術品，所得款項交給了愛爾蘭共和國。被捕後，她在審問中告訴父親：「我討厭你所代表的一切。」她最終被判處兩年緩刑。就在一年後，她和夥伴再次闖入前保守黨議員、南非礦業繼承人貝特爵士的豪華宅邸，盜走魯本斯、庚斯博羅等人的十九幅名畫，當中包括神秘大師約翰內斯·維梅爾的《與女僕寫信的女士》，總價值約一點二億歐元。

然而，達格代爾盜取名畫並索取五十萬英鎊贖金，卻是為換取釋放在押的六名愛爾蘭共和軍成員。隔月她便被捕，所有名畫作均被追回，她亦被判處九年徒刑。服完刑期後，達格代爾繼續從事武裝鬥爭，再被判處二十年徒刑。她在被告席上，曾大聲稱呼英國為「飢

餓的敵人」，並向公眾席握緊拳頭敬禮。值得一提的是，出獄後的達格代爾已步入老年，但沒有選擇頤養天年，而是加入了義務警察機構的反毒品組織，協助打擊日益猖獗的毒品犯罪，不可思議地完成了身份轉換。就在電影《巴爾的摩》上映前半年，她悄然離世。

達格代爾作為英國和愛爾蘭曾經的頭號通緝犯，多年來，人們一直想知道這位出身優越、智力超群的女性何以走上不尋常的人生道路。英國作家奧德里斯科爾在一本達格代爾的傳記中總結，這與她成長的時代有關，上世紀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歐洲活躍的革命團體，比如德國的紅軍支隊或意大利的紅色旅，極大地激勵了她，促成了她堅定的政治信仰。與此同時，一九七二年北愛爾蘭的「血腥星期日」，是她從左翼活動家轉變為暴力革命者的轉折點。據目擊者回憶，從電視新聞上看到事件的達格代爾誓言，要將愛爾蘭人民「從英帝國主義的壓迫中解放出來」。

不過，最難探究的還是達格代爾的內心世界。電影《巴爾的摩》的導演曾說，我們被達格代爾的內心所吸引，因為我們堅信她是一位深思熟慮的思想家。即使在年老時，她仍展現出對其所追求事業的全力以赴的奉獻精神。她通過改變自己的身份，走上別樣的人生之路。恰如奧德里斯科爾的傳記書名——《女繼承人、反抗軍、義務警察和炸彈客：羅絲，達格代爾的不凡人生》。



電影《巴爾的摩》以北愛爾蘭為背景。資料圖片

## 閱讀嶺南



黛西札記  
李夢

書和文創產品超過三十萬種，而分布在廣東省多地的五百二十一個分會場，與主會場聯動舉辦各類活動超過兩千場，數量及規模均創歷史新高。我也有幸獲邀參與二〇二四書香嶺南（灣區）全民閱讀論壇，與內地及澳門代表同台交流，分享灣區閱讀推廣的新思路與新方法。

香港館以「我們的香港故事」為主題，展出香港知名出版社新作佳作，另

外館內的非遺主題展，展出舞獅獅頭、粵劇戲服等，亦有資深粵劇表演藝術家阮兆輝、跨界別寫作人岑金倩以及紫作藝術家許嘉雄等到場分享，立體講述香港非遺故事。

尤其讓我印象深刻的是南國書香節主會場與分會場聯動的辦展模式。廣州、深圳、珠海、江門、中山等城市的圖書館、各具特色的書店和文化空間等，都在八月盛夏參與此年度閱讀盛事。書迷朋友可以參與各式讀書會及工作坊，與心儀的作家名人面對面交流，也可以打卡集章，令到讀書不單是一時一地的事情，而是擴展發散開來，蓬勃生動起來。

從今年起，特區政府將每年的四月二十三日設立為「香港全民閱讀日」。

從四月「香港閱讀+」全港嘉年華到七月香港書展線上線下協同推展的多元活動，不論出版文化業界抑或市民遊客都對此不乏好奇與期待。閱讀推廣的展覽與活動不難做，難的是做出新意與讓人眼前一亮的效果。像是今次南國書香節期間「演藝+閱讀」的跨界嘗試，電競遊戲、動漫潮玩產品的展示和體驗，還有《花城》四十五周年暨第八屆花城文學獎頒獎典禮上經典文本與AI技術的創新互動，都是有益且有趣的探索。香港出版文化同業，亦可參考或借鑒。

在香港推廣文化、推動全民閱讀，沒有一定之規，既需要日復一日綿綿用力，更需要拋開成見、跳出舒適圈，從契合時代發展的思潮和趨勢中找尋靈感、開闢新徑。

## 人物入畫



市井萬象

南京德基藝術博物館正在舉行「金陵圖數字藝術展」。該展覽將新銳科技引入清代畫家馮寧所作的《仿楊大章畫〈宋院本金陵圖〉》中，在全長近一百一十米的屏幕上生動呈現「人物入畫，實時跟隨」的互動觀展模式，令觀眾在移步換景間彷彿置身於古代南京的街市，感受歷史文化與民間風俗。

中新社

